

穿越马号

◎ 林佐成

这个地处四川省开江县新宁镇与甘棠镇交界的僻静村落，此刻正孤零零地卧在马号梁下一个狭长斜坡的中间。几栋土屋趴在那里，老气横秋，坍塌的墙壁，歪斜的屋瓦，让人想起岁月的悠远；几幢贴了瓷砖却已陈旧的洋楼，寂寥地紧贴着土屋，早已失去从前的气派；几个闲来无事的女人，裹着厚厚的冬衣，她们或独倚墙壁，面无表情地磕着葵花子，或两三个聚在院坝里，轻声细语地拉着家常；至于那三五条蓬松着绒毛的黄狗黑狗，更是无所事事，它们不时地呲着牙，悻悻地在院坝里悠来晃去。

远处，高高低低的马号梁，挨挨挤挤都是些还泛着灰黄的松柏与灌木丛，它们漠然地簇拥着，了无生机。从文笔塔下蜿蜒而上的乡村公路，一直到马号梁，然后突兀地从山顶直落下来，硬生生将本就狭小的村落切割开来。然而，公路是如此冷寂，即使偶有小车驶过，也是迅疾一晃，然后消失在莽莽苍苍的丛林。

马号，竟是如此沉寂与冷清、落寞与萧条。那喧嚣的客栈呢？那打着响鼻的骡马呢？那肩着担杆着棍的健壮挑夫呢……

农耕时代的开江，是一方让人向往的沃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的宝塔坝、天星坝、长田坝……犹如一个个天然粮仓，足以让人们安居乐业。然而，这个偏处一隅，既无大江大河，又无通衢大道的地方，竟找不到一条与外界相通的大道。

开江，成了一方遗忘的角落。终于有一天，人们惊异地发现，开江还有马号梁下的山路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于是，一些贩夫走卒从县城，从普安场，从更遥远的天师观，背着筐，挑着担，牵着马，赶着骡，过金山山，穿文笔塔，趟马蹄滩……一路向马号进发。

山路实在太弯曲，左一弯，右一拐，曲曲弯弯中直伸向远处黑沉沉的丛林，似乎永无尽头；山路实在太艰险，一段陡坡，一段峭壁，一条深涧，一条沟壑，一不留神，就会骨碌碌地滚下山坡。可苦了生意人，他们走得肩发麻，腿打颤，脚发软，心发慌，颤颤巍巍中却不敢有丝毫懈怠，通往前方的路还悠长长悠。然而，他们的双腿实在太酸软，干裂的嘴唇已起泡，饥肠辘辘，他们需要歇息。

于是，在马号这个密林深处的村落，他们停下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停歇中，这个作为开江前厢通往后厢，乃至梁平、万州等主要通道上的“歇脚客栈”形成了。

看吧，四五家店铺，或大或小，它们随了峭壁，就了陡坡，随意散布于官道两旁，随意掩映于苍松翠柏中。这些松木修砌的楼阁，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虽说不上精巧却很实用，虽说不上典雅却很朴拙，虽说不上豪华却很温馨。喝茶的有茶馆，听戏的有戏楼，喂马的有马厩，各得其所。

于是，无论是烈日当空的正午，还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总会有三五个、七八个，甚至数十个，或挑着竹筐，或赶着骡马的生意人，揩着热汗，喘着粗气，三三两两地走进客栈。他们将担子往地上重重一放，把牲口往马厩里随意一拴，便大声吆喝着，要主人备茶备饭。一顿狂饮暴食后，待体力稍稍恢复，又即刻上路。他们明白，万州的洋纱、洋布、洋油，正期盼着早些离开港口；本地的稻谷、蚕丝、油桐，正渴望着走向远方。

当穿越成了一种生活必然，当穿越成了生

命的常态，穿越已远远超出了它本身。也许，正是这种不管不顾的穿越，川东小平原紧闭的大门才得以徐徐打开；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穿越，外界才没有忘记开江还有一方百姓；正是这种执着坚韧的穿越，才让普安场一跃成为川东北名镇。

想起了一匹神马，这匹不知来自何处的神马，一路风驰电掣地从宣汉县芭蕉镇，穿开江天师观，越普安场而来。然而，就在它蹿过明月湖，踩着巨石乘势而上之际，一只前蹄猝然跪倒，一个巨大的马蹄印就此留在了岩石上。神马忍着剧痛，继续前行。它走得踉踉跄跄、悲悲切切。它来到山梁下的一个狭长斜坡处，再也走不动了。它站在那里，仰天长啸。阵阵悲鸣，听得山也哭泣，树也呜咽；风也呼啸，云也奔逃。它多想就此倒下。然而，它隐忍着，它要穿越这座山，翻过这道梁。神马蹿过白岩河，身子一歪，再也没有爬起来。

倒下的神马化作了硕大的马蹄滩，化成了长长的马号，化作了数千年来百折不挠的穿越。它就像一座灯塔，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开江人不断穿越！

愿做一粒被珍视的种子

◎ 颜巧霞

母亲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园子里应季地种些小青菜、茼蒿、辣椒、茄子、葱、蒜……

母亲很少种花，但从春天开始，她的菜园子就仿佛花园一般，菜蔬们陆陆续续地开花了，白色的辣椒花，黄色的番茄花，紫色的茄子花……在我眼里如此美好的花儿们，母亲却从来不关心。她从未觉得这些菜蔬开花有什么意思，忙碌的脚步也从不为这些花儿停留。她对这些花儿们漠不关心的神情，让我想起她对我的态度。我的一切在母亲眼里也是毫不稀奇。

七岁时，我上了小学，第一次被老师表扬：字写得端正又漂亮。我回家乐滋滋地向母亲转述老师的话，可在灶台上忙碌的母亲向我的作业本匆匆一瞥后说：“邻居家燕子的字那才真漂亮，像是用钢板刻出来的，你的字太小了，从远处看像一堆蚂蚁爬！”

十一岁时，我独自一人在一条碎砖石路上摔了无数的跟头后，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在家门前歪歪扭扭地演示给母亲看，母亲不以为然地说：“你婶婶家的花儿妹妹十岁就学会了骑车，她个头小你一头，骑起自行车来像一阵风！”

二十岁时，我成为教师，走上了三尺讲台，上了教师生涯中的第一节公开课，获得单位领导的一致好评。回家得意洋洋地告诉母亲，母亲淡定地说：“你念了这么多年的书，课要上不好，才让人笑掉大牙！”

三十岁时，我开始写文章，不再去母亲那儿显摆，默默地写稿、投稿。起先，投出去的文章总是石沉大海，后来陆陆续续地被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数年之后，我的文章被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看上，一连出了好几本书。不时有熟人找过来对我说：“看了你的书，很喜欢你写的文字，写到我心里去了……”我时不时就用写文章得到的稿费买好吃的去看母亲。

一日回去，母亲对我说：“丫头，他们都说你文章写得好，说你懂得多，这是好事，但是要是写累了也要歇歇，保护好眼睛保重身体！”母亲对待我会写文章这事儿的态度不同以往，她这样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想起母亲对待种子的态度。

母亲菜园子里的蒜、葱、萝卜、辣椒的花儿，开了又谢，结了果后，果实大多被收来了上餐桌，成了我们碗中可口的美食。还有一些，母亲让它们留在枝干上，做种子。

母亲把最大最好的果实留下来做种子，她慢慢地等着这些果实时光里经过阳光雨露、风吹雨打，然后老去变成了种子。她把这些种子一粒粒收集下来，用清水洗，洗净之后，装在小簸箕里放在太阳下晒。母亲每日都会去翻看这些种子，怕它们被阳光晒坏、小心着不让雨淋到它们，也防备着风刮跑它们或者鸟儿叼走了它们。等到它们真的成了结实的种子，她就把它们分门别类的包进塑料袋，再装到外婆传给她的青花布口袋里。母亲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对待种子。

而如今，在不识字的母亲眼里，会写文章的我，在经历岁月的洗礼后，也终于成了她眼里一粒珍视的种子。



风干的年味

◎ 申功晶

就好的时候，将腊肉取下，洗去表皮黑渍，切成薄片，小火慢炒，须臾，香味就溢满整个灶间。炒好后装盘，将七肥三瘦的腊肉盖在白米饭上，肥肉部分晶莹剔透，鲜香的油脂渗入米粒中，吃起来顺滑醇香。平日常“吃饭靠哄”的孩子，也会主动干完满满一大碗白米饭。

但有关客临门，土家人必会拿出上好的腊肉，不论煎、蒸、炒、炸，皆成美味。土家腊肉颇为“百搭”，那浓郁的香味，衬托得其他食材味道更佳，诸如青椒炒腊肉、竹笋炒腊肉、腊肉炒蒜苔、渣海椒炒腊肉……百种食材炒出百种滋味。腊猪蹄炖海带是土家人过年的必备菜品，“山”与“海”的结合，可谓别出心裁。不管有客没客，土家人的冬天少不了了一锅热气腾腾的腊肉干锅，一家人围着热锅一边吃一边加料：土

豆、笋干、萝卜、海带、山药……此外，把腊肉当馅做成腊肉包子，也是一道美味可口的早点。

我听着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似是目睹了烟熏腊肉的全过程，又好像看到了一道道由腊肉做成的美味诱人的土家菜肴。

临别之际，老人特意从房梁上取下两条腊肉包好，送给我当见面礼。长者赐，不敢辞，我提着这沉甸甸的厚礼回到家乡。倘若外公、外婆还健在，定会将这腊肉一半切片装盘当下酒菜，另一半则细细切成小丁，和矮脚青一起爆炒，然后加入淘好的新米，撒适量盐拌一下，加上盖在土灶头上焖。这样的焖饭，我能一口气连干三大碗。

我凭借记忆，把带回来的土家腊肉分出一半，用土家腊肉、矮脚青和新米做了一顿可口的咸肉菜饭，用土家腊肉取代我家乡的腊肉，其味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如《舌尖上的中国》所说：“这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情怀。”

还有一半腊肉如何处置？我忽然想起作家张炜的《松浦居随笔》中所写：“冬天的夜晚太长了，这样的时光被一盏桅灯照亮，让人尽情享受。该把自酿的米酒和葡萄酒端出来了，还有自制的鱼冻和香肠”。试想一下，寒冬腊月，一家子围炉而坐，锅里腊肉滋滋作响，所谓“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切一片腊肉放嘴里咀嚼，这大概是最温馨、最文艺的吃法了。

春运(外一首)

◎ 翁桂涛

积攒了整年的思念
随着沉甸甸的行李
打包进内心深处
踏上归家的路

列车穿山越岭
从冬天的深处出发
向着春天迈进
运送着喜悦和幸福

铁轨的延伸
诉说着温情的故事
列车的轰鸣
寄托着浓浓的思念

游子归心似箭
从城市到乡村
回归到温暖的港湾
家越来越近
年越来越浓

回家过年

透过时光隧道
岁月静静地流淌
春节的脚步声
变得越来越近

生活的这座城市
已悄然换上新装
张灯结彩的新春氛围
弥漫在每个角落

在那一方热土
有可亲的家人
有美好的记忆
有幸福的故事

卸下生活的烦恼
快乐地回家过年
不管下一站是何方
都会有诗和远方

新家老家(外一首)

◎ 陈卫华

火车是根扁担
一头挑着省城的新家
一头挑着县城的老家
我是挑夫
换一次肩
新家 and 老家
就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老家有父母
有舍弃不了的过去
新家有孩子
有充满希冀的未来

在省城，觉得新家好
回到县城，又觉着老家亲
新家，老家
都是我的家
一头系着过去
一头担着未来
哪头都放不下

冬雪之殇

暮色里
雪珠给行人写了一封信
说今夜有雪
路灯深夜见过
雪的飘逸洒脱
三更行人
感受过它的狂放不羁

霓虹灯畔
雪妖烧成一个精灵
昏黄的路灯光罩
成了一个个液晶屏
播放着雪之魅影

冬之第一场雪
在黄海之滨的平原上
轰轰烈烈袭来
晨起又悄然遁形
只在屋顶和木栈道上
留下它的脚印